

魔宙三部曲



因为有你

Yin Wei You Ni

至亲至爱
至情至义
至性至理

童喜喜绮幻作品

美绘版



至亲至爱○至情至义○至性至理

童喜喜奇幻作品 美绘版

魔宙三部曲 之

因为有你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因为有你 / 童喜喜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9.7

(魔宙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07-9309-0

I. 因… II. 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3848 号

YIN WEI YOU NI

(魔宙三部曲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薛晓哲

责任编辑: 黄小波

插 图: 星海琦

美术编辑: 缪 惟

装帧设计: 缪 惟

刘豪亮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 编 室: 010-64035735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

印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20×1010 1/16

插页: 8

印张: 11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4 千字

印数: 10350 册

ISBN 978-7-5007-9309-0

定价: 24.8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上部 彼界

彼界的少年.....	1
魔叹.....	18
第六日.....	30
双祭.....	53
寂灭海.....	68
生命是轻叹.....	95

下部 心魔

幻梦永生.....	118
涟殇泪.....	138
混沌之光.....	154
神从此苍老.....	162

上部·彼界
彼|界|的|少|年

彼界的一天，从召唤兽的蹄声开始。

这些与神最接近的生命，在未被主驾驭前，隐伏于善无峰中，每天仅在凌晨出现。

浓黑的天幕渐渐透出紫红。红色逐渐吞噬黑暗，天空中光芒凄艳有如鲜血。嶙峋山石在红光投射下，仿佛漫山遍野都是干涸的血迹。

荒凉贫瘠的彼界，只有最坚韧的生命才能生存。大地干涸出裂口，巨大的圆石，被风雨洗得苍白，裸露在沙石砾中。就在这里，却生长着彼界唯一的植物：往生花。

往生花在彼界是最不被神眷顾的生命，指甲大的七瓣小花，四季开放，生命却短极，从开放到凋谢，不足一秒。

为了生存，往生花紧抱住岩石，把油丝般的细根，顽强钻进地底数十米处。那纤细的梗，竭力把花朵举得高高的。花儿转瞬凋谢，花瓣飘零满地。可新的花朵竟毫不停歇地迅即绽放。如此远看上去，似乎花开永远不败。

往生花就这样将瞬间生命，傲然怒放成了永恒。

此刻，召唤兽从善无峰嶙峋怪石间走出，从静谧得窒息的夜中

走出，踩着往生花，悄无声息地挤满五座山峰之间的峡谷。

兀地，第一缕红光利剑般劈开云层，直射到一头召唤兽身上。召唤兽全身银白的皮毛，迅即被淋漓血色笼罩，犹如魔鬼披上了节日盛装。

千万头召唤兽同时侧过头，睁着没有瞳仁的眼睛，遥望血光照耀的方向。遽然，它们朝着那方向，以相同的步伐，开始奔跑。

往生花瓣被激荡的气流卷上高空，犹如纷扬的大雪，扑向地面。召唤兽挟裹着花瓣，巨蹄翻飞，长毛飘洒，光华炫舞，恍若流星。无数劲蹄狂野地敲打地面，仿佛擂响巨大的战鼓。

只遵照自己的步伐，召唤兽在大地上奔跑。不败地继续短暂的生命，往生花在大地上盛开。

轰隆隆，大地发出沉闷的狂响，带着惶恐的震荡，一波波漾开。

彼界的一天，从召唤兽的蹄声开始。

新的一天，随之到来。

这天是“惊蛰”，彼界的历法书上曾经如此记载。

在远古传说中，这是奇妙的一天。到了此时，春雷乍动，惊醒蛰伏于土壤中冬眠的动物，它们纷纷爬出地底，开始新生。

此时，也有一群少年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向着渺茫的胜利奔去。

——他们就是这彼界的主。这彼界的一切，均臣服于他们，供他们驱使。

但这些被尊为彼界之主的生命，渴望白发苍苍却成了梦想，生命的盛宴，会在最丰美的青春中结束：他们只能活十二天。

主唯一的希望，便是在第十二天决战中胜出。胜利的主，可步入神殿，获得新生。

所以，主的世界里没有节日。任何节日都只是性灵与魔叹们口头的远古传说。从出生，主便投入修炼与厮杀中。按照主的计算方式，今天是第四天。

经过前三天的学习，所有的主，将在今天告别各自的圣灵，离

因为有你

开宫殿，远赴魔生林，奔赴此生行程的开始。

虽是短暂的生命，渺茫的机会，却也各自决绝地抗争。

迦南离，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“嬷嬷，今天要做什么？”迦南离看到天空中第一缕血光，未等召唤兽的蹄声响起，就向他的圣灵半叶嬷嬷迫不及待地追问道。

对十二天寿命的主而言，出生后半日，为婴儿期。到了这第四天，便已是少年。

说话的迦南离全身近乎赤裸，仅在腰肩随便围着一一条宽带。他身高近两米，宽肩窄腰，挺拔魁梧，远看已完全成年。只有到了近处，才能发现那棱角硬朗的脸上，眉眼中还略带稚气。那略黑的皮肤上，无数业已愈合的大小疤痕，是残酷修炼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迹。此时的他浓眉略蹙，方唇紧抿，毫无畏惧的目光里，显出远远超越年龄的坚毅刚强。

这彼界的三天之中，作为圣灵，半叶嬷嬷看着迦南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，心中却不断浮现故主的面孔，总是又惊，又喜，又悲……

“主，你的生命里，只有三天是跟我学习基本的法术。其实在第三天，我就没什么可辅助你了。今天开始，你要到魔生林去。那里是魔叹汇聚之林，也是性灵聚集之所。你要杀更多魔叹，来修炼法术。但你要记住，如果你还能生还，不要忘记在林中寻找到合适的性灵，迎接回来，这样在最后的决斗时，你才不会孤身而战。”半叶嬷嬷说着，几乎不被察觉地轻叹了口气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实现故主的心愿，就全在你身上了。”

“好！”迦南离点头，简短答道，转身向密室走去。

那被他抚摩过多次的铠甲，凝固着征服者的热血，早在密室中迫不及待了。

从故主元气保存完好的躯体内浴血而生，迦南离简直天生就是为法术、为胜利而存在的生命。

彼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系法术中，除了被视为禁忌的火系法术失传之外，生于地底的魔叹类天生通晓木系法术，凝泪而成的性灵类则天生拥有水系法术。一般的主，都会选择修炼金系法术，这样可以利用各种神器，在攻击时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法力最强大的，无疑是土系法术。

当然，法力强大的土系法术，修炼起来也最为艰难。

修炼哪种法术，只能由主在第二天的上午决定。那时主还年幼，很少会不喜欢那些神器利剑，因此也不免会选择金系法术。

更何况，法术的提升需要杀掉魔叹。如果修炼土系法术，在最初的交战中，通过咒语召唤出隐没在地底的神秘力量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不能够使用任何兵器、神器的土系法术修炼者，哪怕是与自己宫殿里畜养的魔叹交手，也不免落得遍体鳞伤。

因此，尽管土系法术的修炼办法在每位主的宫殿密室中都保存着，却很少被选择修炼。

迦南离选择的，便是土系法术。

最开始的一日里，迦南离与魔叹对阵，败了战，战了败，浑身鲜血淋漓，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肌肤。遭受各类魔叹的攻击，伤口忽而奇痛难忍，忽而奇痒钻心，种种滋味，实在生不如死。半叶嬷嬷在一旁只能暗自落泪，每一处伤，都像落在她自己的身上。

但迦南离顽强地承受了这一切。当稚嫩的声音终于召唤到地底的法力，身体第一次感应到来自地心深处的神秘力量，杀了第一个魔叹后，迦南离终于悟到了修炼之道，法力陡然精进。

不足一日，宫殿中的近百名魔叹都被迦南离杀了个干净。而他的土系法术也小有所成。

当魔叹杀光后，为了不让迦南离浪费时间，半叶嬷嬷甚至教了一些性灵使用的水系法术给迦南离。

水系法术是用来呵护守卫的法术。修炼水系法术不需杀戮，却需要静心。这时，自认勇猛顽强的迦南离，发现了自己唯一的弱点：不怕任何战斗，却害怕静下心来，害怕停止战斗。

每当身体安静下来，面对无穷无尽的静寂，迦南离的心里就会

空虚，甚至惶恐不安，仿佛曾失去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他想过。但越想越觉得心中空荡荡的，似乎在沉下无底的深渊，最后只能默运法术乱劈乱打，来扰乱平静，填补心中的空白。

半叶嬷嬷说过，故主在决战中主动放弃生存机会，就是为了让迦南离能够有更为优越的先天基础，从而征服其他的主，赢得新生。迦南离从出生就懂得了这点。他把生活唯一的目标，定为获得最后的胜利——这也是所有的主共同的梦想。

半叶嬷嬷怔怔跟随在迦南离身后，看着他忙碌，一时间恍惚起来。若故主能够看到现在的迦南离，也会为之骄傲吧？半叶嬷嬷想。

可半叶嬷嬷知道，哪怕是修炼了土系法术，要想征服其他的主，也谈何容易！每一位主，都想突破十二天的限制，永远地活下去。如何才能活下去，这已经不仅是弱肉强食的问题，更包括了种种防不胜防的阴谋，以及为了共同利益而集结厮杀的诡计。

迦南离穿上铠甲，戴上头盔。这是迦南离这一族代代相传的玄蓝甲。经历了岁月的打磨，暗夜蓝的铠甲上，光影流动，冷气森然。

“对了，性灵到底是什么？”迦南离突然想起来问道。这些天，除了修炼，对其他任何事，他都漠不关心。

听到迦南离的问题，半叶嬷嬷微微笑了：“主，我就是性灵。当初接我回宫的主故世后，由我来抚育你，才被称为圣灵。”

迦南离皱了皱眉：“既然有了嬷嬷，我为什么还要接回别的什么性灵？”

“这……”半叶嬷嬷一时语塞，“圣灵是不能陪着主参加决斗的，只有性灵才能去。而且，如果……”

半叶嬷嬷话到嘴边，还是停住了。她想说，如果主在决斗中死去，将由性灵负责接生并抚育新主。但这个事实，还是不要让迦南离现在知道吧。说到底他还是个孩子呀。

“主，请你相信嬷嬷的话。”半叶嬷嬷不再解释，只是垂首请求道。

迦南离愣了愣，改口问道：“我怎么才能知道谁是我接回来的性灵？”

“那是缘分。到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半叶嬷嬷进了密室，取出法衣，亲手为迦南离系上。他的法衣是浅的冰蓝色。一片冰蓝中，在左胸的位置，有个月牙形状的白色缺口——这竟是一件破的法衣。

“看着法衣的颜色，你便能知晓你的法术到了哪种级别。一旦你的法衣变成了铠甲一般的暗夜蓝，你的法术也就圆满了。那时，你才能召唤并驾驭最强健的召唤兽，才有可能制服所有的主。”

迦南离牵开法衣，低头看着胸口那个月牙，心头突然腾起一种莫名的感觉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半叶嬷嬷的心一阵紧缩，顿了顿，才勉强笑道：“这……这只是个偶然。没有其他含义。你放心，不会对你的法术有任何妨碍。”

迦南离并没留心到半叶嬷嬷的异常反应，他只是仔细看着胸前的缺口，试图去捕捉那种莫名的感觉。

可那种感觉一闪即逝。继续看下去，却只是一个月牙形缺口而已，再无异样。

可能自己的法术还是不够强大，迦南离想。他放弃了努力，沉默着，临行前最后一次环顾宫殿。

没有什么可看的。这里的宫殿，并非像传说中那样富丽堂皇流光溢彩。

主的宫殿建造在四座山峰之上。在巨岩下开个小洞，便是宫殿的入口。远远看去，密密麻麻，累累叠叠，状如蜂巢。但宫殿内，却很宽广空阔。倚仗圣灵的灵力照亮，宫殿中并不黑暗。如果需要，圣灵甚至可以幻变出各种传说中的珍奇玩物，充斥于宫殿中。由圣灵畜养的魔叹们紧贴着石壁汲取生命的能量，那五颜六色的身

因为有你

体，悬在墙上，犹如粗犷的壁画。

潜心修炼的迦南离的宫殿中，空空荡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幻变的玩物。如今魔叹也被杀得干净，宫殿的墙壁与地面一样，都是岩石赤裸的灰白。偌大的宫殿里，只剩迦南离与半叶嬷嬷为伴。

作为主人，迦南离似乎拥有着一切。可停止了练功，迦南离却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所有。出生以来，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这一切。如今要离开了，这个宫殿，竟给他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。

看着垂首恭敬地站在一旁的半叶嬷嬷，迦南离突然一阵难过。自己一走，宫殿中就只剩她了！

“我走了。”迦南离长呼一口气，故意粗着嗓门说道。

“等等！我还要为你施加法术。”半叶嬷嬷说，“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在魔生林里有生命危险了。不过你还是要小心，如果被魔叹攻击，即便生命无碍，法术还是会受损的。”

“不用！”迦南离坚决摇头，“我会凭我自己的能力去对付的！”

半叶嬷嬷一愣：“那……你不再带点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用！”

“带上一点什么吧。”半叶嬷嬷的笑容有些苦涩，“这里你看到的每一种东西，都有它独特的好处。或许，它能在某些时刻，让你拥有更多的力量，而不仅是累赘。”

“那……”迦南离转头四顾，随手拿起了一把极短小的冰剑，插在靴子里，“我就带上这个。”

看着这个动作，半叶嬷嬷片刻间神思恍惚：“主，你和故主一样……”

“不！”迦南离心头无名火起，恼怒地打断了半叶嬷嬷的话，“我和他不一样！他是失败者！而我，我一定能胜利！”

半叶嬷嬷注视着迦南离，随即，她恭谨地弯下了腰，低声说：“是！主。”

迦南离顿了顿，看到半叶嬷嬷的表情，他有点惭愧，一声不吭地大步走出宫殿。

没有谁会埋怨迦南离，如果不能获得胜利，他真的像故主一样，就得在第十二天死去！

目送迦南离酷似故主的背影，半叶嬷嬷心中还是不由得暗想：他和故主是多么相像呵！一样的孤傲，也一样的倔强！在那最后一天，故主不也是留下这样的背影，一去不返的么！

迦南离走到宫殿门口。半叶嬷嬷也跟随到宫殿门口。

无数级台阶令人目眩地蜿蜒而下，直通峡谷深处。东西南北四座山峰拔地而起，包围着云雾缭绕的善无峰，仿佛向苍天伸出一只绝望求救的手。而峡谷中奔跑着的召唤兽，早已隐没在善无峰中。

此刻，每座宫殿里，都在上演着类似的一幕吧？迦南离想。每位宫殿的主人，都燃烧着同样的热血，充满希望地开始征程。谁都以为自己将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可是，胜利者只有一位！只有一位，能够进入万神之庙，获得新的生命——这个胜利者，当然是我！

迦南离热血澎湃，久久伫立。山风呼啸着，亲吻他年轻炽热的脸。眺望了许久，迦南离踏下一级台阶，突然回头：“嬷嬷，我……”

半叶嬷嬷有点奇怪。她还从没见过吞吞吐吐的迦南离。

迦南离看着半叶嬷嬷，半晌，慢慢转过身子，说：“那，我走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迦南离已飞快地跑下台阶。

活下去！我要战胜所有对手活下去！嬷嬷，我，会胜利的！我要带着你，一起赢得新的生命！迦南离在心底这样说。

他不再回头，只是拼命向前跑着。风从耳边掠过，发出尖锐的呼啸，仿佛热烈的欢呼，迎面涌来。

半叶嬷嬷怔怔地看着迦南离飘然而去，越行越远。他的勇敢与坚毅，让她感到安慰，可……可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

半叶嬷嬷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四天前，故主参加的那场决战的场面。

因为有你

半叶嬷嬷的泪，终于滴落到台阶上。随即，便发觉身体的某一部分，又空荡了一点。

“你答应我，不要哭！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准哭！”故主的声音又在耳边萦绕。知道灵类是由泪凝而成，泪竭即亡之后，故主对她唯一的一次霸道，便是要她许下这个承诺。

因泪而幻美，因泪而老衰，因泪而亡故。这是灵类宿命。

可半叶嬷嬷实在无法兑现承诺。如何能不再悲伤？她也想知道呵！心被忧伤侵蚀为薄片，又怎能挡住汹涌的泪水！

半叶嬷嬷缓步走进宫殿。一扇扇石门在她身后沉重缓慢地合拢。她的面纱已经被泪水染湿，贴在脸上，隐隐现出一张清秀消瘦的脸庞。

半叶嬷嬷一直走进密室。她双手交叉抚胸，暗念咒语。密室结实光滑无缝隙的墙壁，突然向两旁滑开，现出一道小门。她缓步走进这密室里的密室。

小密室内，只有一张灵台。故主的魂烟，在灵台上明明灭灭地闪烁。

魂烟，是已经身故的主，在生命尽头用残存的法术凝聚而成，被特制的灵盒收藏。灵盒开启，魂烟弥漫，主进入其中，便可亲身感知故主想传达的心事。

每位主，都会在赴魔生林前，先进入故主的魂烟。只有迦南离至今还未曾进入——这是故主临终前对半叶嬷嬷的再三嘱托。

进了小密室，半叶嬷嬷取下终日覆盖在脸上的面纱，露出哀伤庄严的神情。这张憔悴的脸上，只有双眼还依稀保存着昔日的灵动美丽。

故主，我来陪你了。半叶嬷嬷在心中喃喃说道，轻轻坐下，合上了双眼。

与迦南离绝不相同，甚至在彼界的轮回中，还从没有过一位主进入魔生林，像午木这般声势浩大——午木是由散言嬷嬷率领着七十四名魔叹，浩浩荡荡，一路护送，来到魔生林边的。

为了让午木答应进入魔生林，散言嬷嬷可真是绞尽脑汁。

因遭遇不测，导致午木身体孱弱。散言嬷嬷倾尽灵力制造了还魂结界，刚出生的午木在里面整整躺了一天，这才保住性命。

按规矩，出生第一天，圣灵将向主传授法术的基本咒语。而躺在结界里呼呼大睡的午木，则落后了一日。

第二天，主应该决定自己要修炼的法术。若选择金系法术，还得由圣灵指导法器的使用技巧。此时，午木方才美梦初醒。看着他懒洋洋的样子，散言嬷嬷心里直犯嘀咕：他的第一天，到底是在疗伤，还是在睡觉呢？

不管怎样，午木好歹醒了过来。散言嬷嬷连忙抓紧时间，不停歇地给他讲述咒语、法术、修炼、决战等重要的主的生存法则。

午木心不在焉地似听非听，眼珠滴溜溜地转动着，好奇地四处打量，最后终于落在散言嬷嬷身上，笑咪咪满脸诚恳地说：“嬷嬷，你的声音真好听！”

散言嬷嬷一愣，又笑又急：“那你到底选择修炼什么法术呢？”

午木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奇谈怪论，睁大了眼睛，满脸惊奇：“啊？为什么要修炼法术呢？我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？”

“主啊，你只有成功地杀死其他的主，才能获得胜利，才能延长生命，得到新生呀！”

“那么多生命互相争斗，只有一个渺茫的胜利者——还要屠杀无辜才能获得胜利，这个胜利真不如不要呢。”午木连连摇头，“赢得新生当然不仅是为了活着，更是为了快乐。可此生不快乐，新生又能有什么快乐？快乐很‘快’的，很快就会流逝，真能把这十一天过得快乐满满，也足够享用啦！”

哪里有不修炼的主呢？主不修炼，活着干什么？！散言嬷嬷惊愕万分，张口结舌，一时间竟无言以对。

起初散言嬷嬷还抱着侥幸，觉得年幼的午木不过是信口开河，等大一点，就会明白生命的可贵，而会苦修法术努力拼搏了。可午

木却说到做到。

其他的主都各自在宫殿中苦练，只有午木整日东游西逛，甚至跑下峡谷，四处玩了个遍。他还费尽心机想把往生花移植到宫殿里来，只可惜往生花的根实在太细太长，根本无法移动。

为了诱他修炼，散言嬷嬷使用灵力，幻化出各种珍奇，将宫殿装点得琳琅满目，终于把午木四处乱跑的脚步留住了。可留下来的午木兴致勃勃地走遍宫殿角角落落，东磨西蹭，尽情赏玩，散言嬷嬷追在身后把那些咒语从早念到晚，他就当没听见。

待午木发现墙上那些颜色、形态各异的魔叹，其实是可以离开墙壁自行活动的生命，更是乐不可支。

“魔叹是一种低级的生命。他们出自魔生林，有强大的法力，却没有复杂的感情与思维。宫殿里的魔叹，是圣灵畜养来供主修炼的。”散言嬷嬷趁机诱导道，“你杀一个魔叹，自己的法力就能够提升哦！”

午木翻了翻眼睛：“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呢？什么低级高级的生命，大家玩玩，不是很好嘛！”

就这样，午木又和魔叹打成一片，嘻嘻哈哈玩了个不亦乐乎。整座宫殿，喧闹得开了锅一般。

到了第四天该进入魔生林的时候，大麻烦来了——午木死活也不肯离开宫殿。

“为什么要赶我走？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”午木一听要离开宫殿，还没听清去哪里，就开始哇哇大叫。

“主呀，你虽然尊为主，可你……”散言嬷嬷耐心解释道，“可你这几天一直嬉闹，什么都没学到！你进入魔生林，我也担心你。我会用法术护住你的性命，但与魔叹的争斗，仍然会有危险。主要在第四天进入魔生林，这是规定。”

“什么破规定啊！嬷嬷，你老说我是主，规矩就该由主制定。这种蛮不讲理的规定，不遵守也罢！”午木一开口就是胡说，偏偏还似满嘴的道理。

“主……”散言嬷嬷哽咽了。她戴的面纱没有完全将脸遮住，露出了一双眼睛。此刻，那双大眼睛里噙满泪水，已是盈盈欲滴。

午木一愣。这几天来，尽管他不服从散言嬷嬷的安排，可总能把她逗得开开心心。因为他的身体不好，散言嬷嬷也就没有强行逼迫他。他还没见过散言嬷嬷如此伤心的样子。

“散言嬷嬷，你别难过。我去，还不行吗？”午木赶紧走到散言嬷嬷面前，抱住了她的肩膀，摇动着，讨好般应承道。他的口气还是孩子，可身材已经比散言嬷嬷高出大半个头。

“你……你这话当真？”散言嬷嬷含泪追问道。

午木呆呆地点头，目光落在虚空中，沉默良久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轻轻问道：“嬷嬷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？如果可能，我真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！我们一起，不快乐吗？为什么仅有十二天就要别离，还要去彼此残杀呢？”

散言嬷嬷心里一痛。她没想过，或者说，她从不敢这样想。可午木的话，却打动了她的心。要知道，散言嬷嬷从午木身上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乐。故主根本就没时间与散言嬷嬷相处，他一直勤于修炼，法术极强，是上代主中最有可能赢得胜利的。但在最后决战中，故主的顶尖法术却仍然败在对手的阴谋合围之下。

“我也不想离别……主，因为有了你……”散言嬷嬷喃喃说道，“也许这就是命吧。是神为我们安排了不同的命运……”

散言嬷嬷哽咽地停住了。从内心而言，她又何尝愿意午木离开？午木与天性强硬冷酷，一心只求胜利的故主完全不同。和午木在一起，每时每刻都不愁欢笑。说实在的，一想到午木离开，散言嬷嬷心里就空落落的，这偌大宫殿转眼就变成了监牢。

“那……我不能试试其他的命运吗？”午木试探地问道。

他实在不愿去魔生林。仅听其名，便觉得充满血腥，阴森可怖。

“不行！”说到这件事，散言嬷嬷的心马上硬了起来，她也没想，就否决了。不谈修炼法术——午木此时即便加紧修炼，决战赢得胜利的机会也肯定是零——关键的是，若不去魔生林迎回性

灵，就没法寻找召唤兽，那将失去决战的资格，也将断绝新主出生的权利。这是大事，可不能胡闹！

面对午木孩子般的热情拥抱，散言嬷嬷无力挣扎，她顺势拍着午木的背，诱哄道：“你喜欢玩，那魔生林可比宫殿大得多！里面有千奇百怪的魔叹和极尽妍丽的性灵。到现在，你还没有见过性灵吧？性灵可比所有魔叹加在一起，还要灵巧，聪慧！”

如此好说歹说，散言嬷嬷总算把午木说服，他终于答应进入魔生林。

但散言嬷嬷也不得不接受了午木的诸多条件。

首先，剑，他是懒得拿的。

那是一把不知锻造于何年的隼之剑。剑鞘为玄金所制，裹以召唤兽之皮，涂以连云黑漆。剑柄上饰有珍宝，灿烂有如隼眼，可大大增强法力。剑身状若波浪，剑刃寒如霜雪。

这样珍贵的法器，午木坚决不带。

“漂亮倒是漂亮，就是挺没意思的。”这是他不带的理由。

带隼之剑没意思，午木倒一眼看上了权杖。这是一根不知何物所制的权杖，黑黝黝的似乎很结实，入手却轻飘飘的毫无分量。权杖之顶的星星也很灰暗，早不再闪亮。这权杖因没什么效用，早被多代故主弃之不用。

“这个好，这个我带着。”午木把权杖拄在手中，喜笑颜开，“很轻巧，走路拄着省劲，万一累了，还可以靠着休息一下。”

散言嬷嬷哭笑不得，也不敢吭声，生怕一开口阻挠，午木又借故毁约不肯去魔生林。

看着代代传承下来的烟灰红铠甲，午木还挺感兴趣。他抢先戴上头盔，左顾右盼，昂首挺胸，来回踱步，感觉煞是神气有趣。一拎铠甲，午木就叫苦不迭了：“天啦！这么重！我只是去魔生林玩，又不想打打杀杀。穿这么件玩意儿，太费劲了！不行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
可大家都穿铠甲，午木进入魔生林，也不能就这样半裸着呀！